

# 流光碎影

■ 素素 著

LIUGUANGSUUY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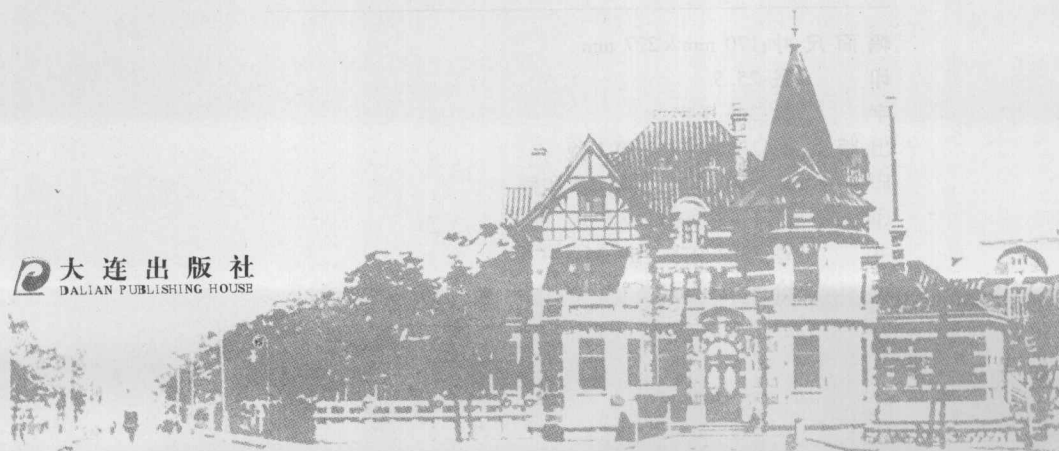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流光碎影

◎素素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素素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光碎影 / 素素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0684-573-8

I. 流… II. 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5103 号

责任编辑:张 波

封面设计:曹 艺

版式设计:张 波

责任校对:于孝锋

---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 cbs@dl.gov.cn

印 刷 者: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

幅面尺寸:170 mm × 227 mm

印 张:25.5

字 数:396 千字

出版时间: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684-573-8

定 价:48.00 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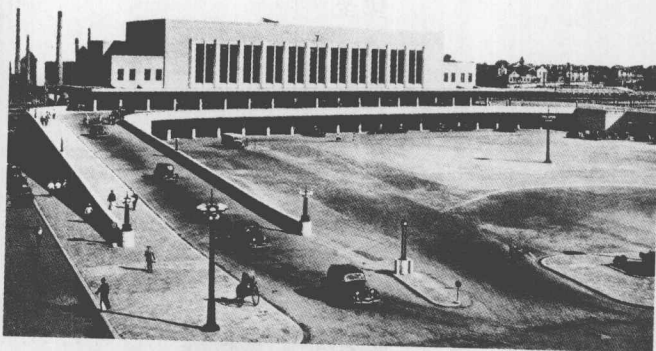
素素，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主席团成员，大连市作协主席，大连市的文联副主席，大连日报高级编辑。

散文《北方女孩》曾获“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银奖。《佛眼》曾获“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1996年，获“第四届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奖”。2002年，散文集《独语东北》获“首届冰心散文奖”、“辽河散文奖”。2004年，《独语东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现已出版《北方女孩》《女人书简》《素素心羽》《相知天涯近》《与你私语》《独语东北》《女人心绪》《佛眼》《欧洲细节》《张望天上那朵玫瑰》《永远的关外》等11部文集。

---



# 目 录



## 从洞穴开始 ..... 1

山洞 / 2

村庄 / 8

石棚 / 14

城堡 / 19

汉墓 / 28

山城 / 33

驿站 / 39

州衙 / 47

卫所 / 58

书院 / 70

望族 / 77

## 笔直的阴影 ..... 85

古港 / 86

水师营 / 95

炮台 / 104

大坞 / 115

新市街 / 125

官邸 / 135

---

堡垒 / 144

碑塔 / 154

监狱 / 162

公墓 / 172

王府 / 180

旅馆 / 191

书库 / 196

---

**圆形城市** ..... 215

渔村 / 216

码头 / 227

桥 / 245

广场 / 256

花园 / 266

火车站 / 274

图书馆 / 284

有轨电车 / 292

铜像 / 300

小洋楼 / 307

日本房 / 325

中国房 / 338

红房子 / 347

百货公司 / 356

破烂市场 / 371

大舞台 / 379

---

**参考书目** ..... 397

**后 记** ..... 39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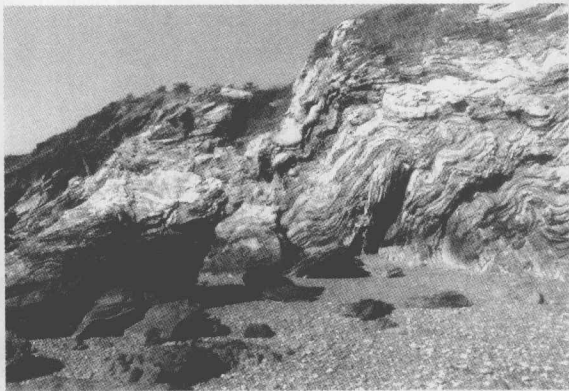
# 从洞穴开始



末次冰期结束以后，辽东半岛已经被黄海和渤海相拥了一万多年。在一万多年的时光里，因为天寒地偏，人烟稀少，再加上后来的战争和掠夺，一场厮杀过后，只留下一片焦土；文明的种子总是刚刚扎下去，就被那一支支强悍的马队给蹂躏得一片狼藉。

然而，那些留有祖先指痕的灶台和陶罐，那些有样有式的房屋和城堡，毕竟是一种确凿的物质，不论它们站立在那里，还是早已坍塌成废墟，或者被岁月封埋在地下，总会以精心设计过的形状，耐人寻味的表情，以及在倒下或消失之前的种种姿态，等待后来的人辨认和抚摸。

# 山洞



1996年春夏之际，我曾经一个人背着行李在大东北的野地里游走。虽然我没有在那片颜色深黑的土地上抛撒过高粱或大豆的种子，启程的时候，我却像一个很有把握的农人，知道该去哪里看收成，并且收割庄稼。如今，人早已从那里回来，目光仍收不回来。我想，我可能把目光留在那里做种子了。

在那一次游走之后，我写出了《独语东北》。记得，我对东北的诉说是从一个山洞开始。那个山洞的故事，发生在公元之初，一个首领，带着全族的人，离开了自己的祖巢——大鲜卑山嘎仙洞。他们像被什么吸引，一路向中原走去。我把他们的离开，称为《痴迷的逃亡》。他们最后走到了黄河边上，并在那里建了一个朝代，历史上叫北魏。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一族的人，全部留在了中原，并在中原陷落了。

几年后的一天，我的面前又有了一个山洞。它比大鲜卑山嘎仙洞更古老，距今已有一万七千年至四万年。洞的位置却并不远，就在瓦房店市北郊的古龙山。正是它的出现，一下子扭转了我的眼神，我把目光从辽阔的大东北收了回来，移向辽东半岛尖尖的南部，移向这一小块生长着我的祖荫的乡土。我发现，乡土因为近在眼前，而被我忽略了许多，因为太熟悉，而让我说不出更多的细枝末节。

事情是这样：那天，我在家闲翻朋友送的一本《瓦房店市志》，偶然看到了这个山洞。志书上只有几行字，却让我吃惊了大半天。瓦房店市北郊以北是赵屯，而赵屯是我的老家，我在赵屯与瓦房店之间曾



有过无数次往返，每一次都要路过古龙山，居然不知道山上有一个山洞。据说，在1980年以前，这个山洞一直被柞树、榛树遮盖着，住在山洞附近的孩子偶尔在这里捉一捉迷藏，有几对年轻人曾躲在这里谈过恋爱。因为洞内有一眼深潭，住在附近的农民还曾在潭里抓到过长着红鳞的鲤鱼。1980年初的某一天，山洞附近成立了一家石灰厂，当得知山洞内有石英岩，办厂子的人毫不犹豫地就把它给炸开了，于是就炸出了一个新闻事件：人们在古龙山洞里发现了古动物化石，经专家考证，这些化石是远古人类啃吃过的动物骨头。就是说，在古龙山洞里，曾经升起过辽东半岛南部最早的一缕人烟。也就是说，在几万年前，在古龙山洞内洞外，不光有动物的气息，还有人的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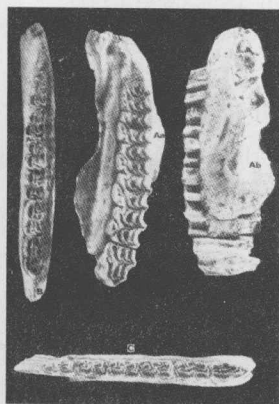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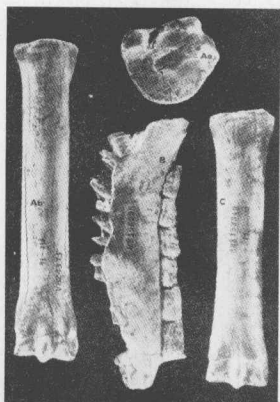
这个消息已经发布了二十多年，我却第一次知道。自此，古龙山的影子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子里。那一堆远古的篝火，就好像仍在洞内阴燃着，那一群原始的狩猎者，就好像至今还在洞外山野间追逐着。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华北那边走过来，属于北京猿人的一支，后来则应该是营口金牛山或本溪庙后山人的本家。那时候，人还太少，势单力薄，动物成群且凶猛。他们却在这个山洞里不屈不挠地繁衍出一个庞大的与野兽战斗的家族。当然，古龙山人最终是胜者，在吃掉了那么多猎物之后，揩了揩嘴巴，不知又朝哪儿走去了。总之，他们走得很断然，山洞里只留下一堆吃剩下的动物骨头，几件剥肉用的石器。

志书上说，这是一个孤独的山洞。因为在古龙山以南，再没发现与它同时并且与它相邻的另一个山洞。

志书上还说，他们是一群夏至冬走的游猎者，所有的狩猎行动，都是在夏天发生的，他们只在狩猎的季节回到这个山洞。这说明洞内的火堆不是取暖用的，而是烤肉的灶。那么，冬天他们去哪里了呢？他们死后的葬所，他们日常脱落的牙齿，究竟丢在何处？他们离去时踩下的脚印，在洞外哪一层土里可以翻找到？这些都不得而知。

在去古龙山之前，我打电话给考古所所长，问他那里有没有古龙山出土的化石。他说，一万年以前的事，去找自然博物馆，我只管一万年以后的事。见我听不懂，他马上解释说，一万年以前是更新世，一万年以后是全新世，更新世叫化石，全新世叫河滩淤积，我不管化石，只管河滩淤积。

当我像文盲一样被点拨明白之后，立刻就去了大连自然博物馆。



一万年以后是文物，一万年以前是化石。这是从古龙山洞出土的古动物化石，距今一万七千年至四万年

馆长给了我一本1990年出版的《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然后让我去看所有从古龙山洞出土的化石。记得那天，我在博物馆化石库里呆了很久，呈现在我面前的古龙山动物化石居然有数万件之多，它们在库里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开放式储物架上。难怪那个美国人和那个德国人会吃惊地问，这是从同一个洞穴里出土的吗？他们当然要这样问，因为这样的化石点，世所罕有。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冰期动物的骨化石。它们是猛犸象、披毛犀、虎、狼、东北鹿、大连马化石。我想，东北鹿的相貌，也许与中原的鹿不同，大连马的祖根，大概在别处也找不到，所以，它们就被如此命名吧？因为是冰期动物，虎的牙齿，马的腿骨，鹿的角，一律巨大而粗壮，冰雪一样泛着冷白的光，抚摸它们的时候，我的后背一阵阵发凉，眼睛却奇怪地有些湿润。我闻到了一股从动物身体里散发出的骚膻气，其中有马尿和马粪的味儿，仿佛它们是刚刚被猎杀的，我看到的是新骨，而不是化石。然而，拿起一块敲敲，如石头一般坚硬。那种硬好像故意在向我声明，我们是冰期动物，形体大，毛长，不是你们冰后期动物，小巧玲珑，水光溜滑。记得，那一瞬间，我感觉所有的化石都朝我拥挤过来了，争先恐后地要跟我这个纤弱的冰后期人说话。

最后，我决定去一次古龙山。

瓦房店的几个老朋友早已在等着我，他们此前也跟我一样，不知道瓦市北郊还有这样一个山洞。所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异样的紧张和好奇，就像去见一个从未谋面因而也从未走过过的近亲。

车子开出市内后，向北只行驶了十几分钟，路旁就出现一块石碑，上面刻了三个字：龙山村。拐进村子，再往前走，就看见了一座已不完整的小山包。村人说，它就是古龙山。我却有点不相信，又向四周望了望。

那本1990年出版的专著是这样说的：

古龙山是一座高约六十米、略呈马鞍形的丘陵，插入于一个小型山间盆地之中，属复县北侧老孤山的南延突出部分，山麓南侧有小溪流过。据埋藏学研究，这种地貌特征常是旧石器时代人类选择住所的主要目标。

也许二十几年前，古龙山确是一座马鞍形低山，而且在山前还有一条汨汨潺潺的小溪。如今的古龙山，只剩下了一个山角，那条小溪虽然还有断断续续的水流，已臭不可闻。阳光正炽，我忘记了撑伞，提着相机就向那个山角跑去。其他几位也和我一样，都向着它跑去，而不是向着它走去，好像走过去就迟了，走过去它就消失了。此外，我们的跑更像是释放一种心情，而不只是奔向一个目标。

其实什么都没有了。采石者早已将古龙山从南向北削去，削去的地方与旁边的庄稼地呈一个水平线。有的地方还深陷下去，也许这就是原来的山洞，后来被采石者凿出一个朝天开敞的大坑。我无法把它拍成洞址，我也找不出任何角度拍出完整的一座山。确切地说，古龙山已不能叫山，充其量是个山的废墟。于是，我只有向后退，对着那



2001年春天，古龙山还在，洞却敞开了

一片狼藉，一次次按下快门。

大家不断地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拿在阳光下辨认，以为它说不定就是一块化石。其实，它什么都不是，虽然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明晃晃的，不过是刚刚被炮打碎的石灰岩片。大家似乎很不甘心，弯下腰继续在地上寻找。正在这时，从古龙山北部被切开似的断崖上传来一声吆喝：放炮啦，快走开！我们所有的人都站住了，怔怔地看着站在断崖上的两个放炮手。而他们，也在迷惑地望着我们。

那本书上还说：

从洞穴存留的的形态和工人提供的证据判断，这里原为一较大的洞穴，但因以往长久开采石灰岩，故已不复存在。现发掘的是一个叉洞，规模较小，东侧还与一裂隙相沟通。从埋藏学的角度分析，那时的人类可能居住在主洞内，而把这个叉洞只当作丢弃骨碴的垃圾堆，才使骨骼如此集中、化石种数如此众多地堆积在一起。

时间是1981年，采石者先是在主洞内爆破采石，后来他们在主洞旁边又炸开了一个叉洞，秘密就在此时呈现了，里面居然有一大堆古动物骨化石。大连和北京的专家们闻讯赶来，他们在叉洞里做了两次发掘，然后满载而归。专家们临走的时候，曾向采石者讲过这个山洞有多么重要，告诉他们不要再在这里采石了，却没有人听得进去。他们只知道，寒武纪灰白色石灰岩是上好的水泥原料，这个钱不能不赚。专家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接着放炮。隆隆的炮声，一直轰响到现在。

专家们把化石拉回博物馆之后，曾以专业的姿态细数了数，认为原始的狩猎者们至少将二百匹野马先后拖进山洞。在书中，他们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当年的古龙山人，曾是一群勇敢的猎马人。

猎马人。我喜欢这个称呼。虽然相隔了几万年，仍能让我感觉到那种原始的雄壮，原始的浪漫，原始的富有。它说明，古龙山附近的动物曾经是密集的，在密集的动物群中，古龙山人独独地喜欢猎马。他们在洞穴深处燃起了旺火，用石制的砍砸器，对着自己猎杀来的野马敲骨吸髓。一场饕餮过后，剩下一堆残骸。今天的人既不会有这样生猛的激情，也享受不到这样洪荒的奢侈。猎马人的后代不但看不见一只可猎的野兽，连祖先吃住的山洞也已经捣掉了。他们的职业只是一个采石者，就是把祖先住过的山洞劈开，然后让它消失。

在我眼中，猎马和采石，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原始的猎杀

让生存具有诗意，让征服具有美感。远古的猎马人不懂艺术，但他们的生命就是艺术。现代的采石场却是在制造灰尘，制造垃圾。采石者或许知道什么是艺术，但他们压根就不要艺术。一样是生存，前者是生存的主人，后者是生存的奴隶。

眼前的古龙山，看了让人伤痛。我知道，地球史上曾发生过许多次动物大绝灭事件。一万年前的末次冰期结束，许多动物由于不适应温暖的气候而绝灭了。奇怪的是，猛犸象绝灭了，披毛犀绝灭了，大连马也绝灭了，猎马人却留了下来。那些猎马人后来显然是集体走出了山洞，融入了更广阔的山野。也许，他们并没有走远，这些采石者身体里说不定就流淌着猎马人的血，可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正在掘祖先的巢穴。

对面的吆喝声又响了起来。我们只好驱车沿古龙山西侧向北部的老孤山驶去。老孤山的半腰有座涌泉寺。那是个炎热的中午，尽管涌泉寺年轻的女住持一再邀请我们坐下吃顿斋饭，却谁都没有心思吃，大家就站在涌泉寺的院子里向南看去，听古龙山传来的一声声炮响。

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山洞将越来越少。所以，这个世界也就越来越不神秘了。在我的心中，古龙山洞已经变成了一个永远高挂着的图腾。



# 村庄



我始终认为，村庄肯定比山洞更适合人类居住。自从有了村庄，山洞就被它给替代了。山洞的生活，还属于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村庄的生活，则已属于古典个人主义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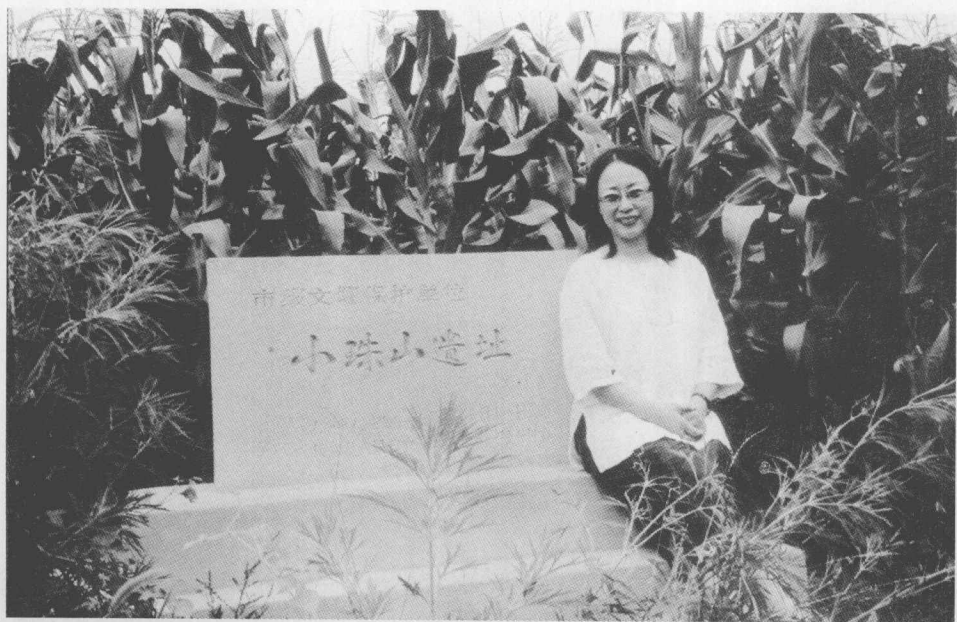
我还认为，村庄所呈现的姿态，比城市更具有文化意味。城市虽然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可人类在物质上获得巨大满足之后，精神上却出现了恍惚之状，许多人一边享受着现代的消费主义，一边怀念着古典的个人主义。

的确，人类应该感谢村庄。村庄第一次让人类有了归属感，有了家族或部落意识，有了个人或隐私概念。

我在阅读过的书籍里知道，辽东半岛南部最早的村庄在广鹿岛。

我想，辽东半岛也许还有更早的村庄，只是现在还没有被发现，不知道它们此刻沉睡在哪一座山坡上。广鹿岛因此成了一个伟大的开始。从地理上看，它是长山群岛中的一个岛，距辽东半岛陆地咫尺之遥，划一只舢板船，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在距它最近的貔子窝码头上岸。古人却选择了留下，于是在馒头样的小珠山上，就有了一座六千年前的村庄。

记得是200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带着女儿去了小珠山。拨开那片绿色的青纱帐，果然看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六千年前的村庄，就掩埋在这块石碑的最底层。因为书上说，在六千年前的村庄之上，覆盖着五千年前的村庄；在五千年前的村庄之上，覆盖着四千年前的村



庄。就是说，小珠山不止有一座村庄，它其实是一幅立体的画卷，三个千年，叠压了三个不同年代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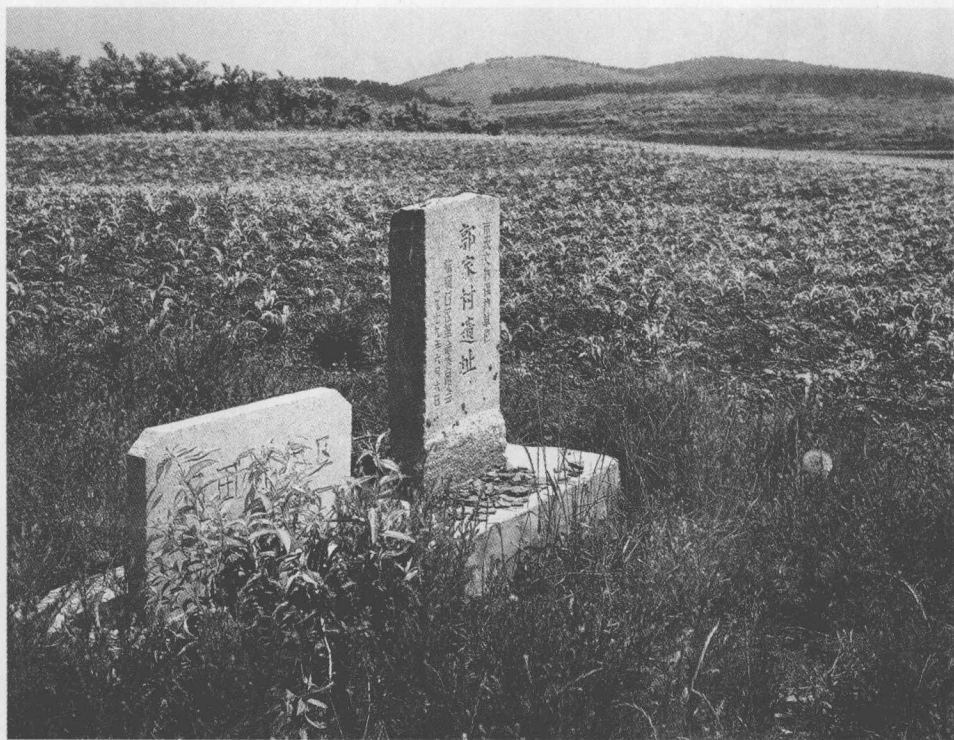
所谓的村庄，不过是一堆洁白的贝壳。六千年以前的人早已不见踪影，只有他们吃过的贝壳还在。那贝壳聚成了堆状，考古专家们就此认定，它们并不是自然天成，而是人类所为。只有人类能把吃过的贝壳，每次都扔在同一个地方。这种重复并非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而是思考和选择的结果。小珠山人一个优美的抛贝壳手势，就这样被发现了。

村庄也许不是由海岛登上陆地的，但就考古发现而言，陆地上的村庄比海岛上的村庄至少晚上了一千年。辽东半岛南部陆地上最早的村庄，在旅顺口老铁山下的郭家村。这是一个

这个夏天的中午，当我找到六千年前的村庄，便美美地坐在了它身边



|         |         |
|---------|---------|
| 郭家村遗址   | 小珠山遗址   |
| 出土的距今   | 出土的距今   |
| 5000年前的 | 6000年前的 |
| 筒形罐     | 筒形罐     |



在这片庄稼地里，现在仍可以随手拾到一团红烧土



郭家村遗址出土的  
距今4000年前的刻  
划网格纹陶壶



郭家村遗址出土  
的距今4000年前  
的螺旋黑陶杯



郭家村遗址出土  
的距今5000年前  
的红陶鬲

背山面海的小山坡，一片与小珠山十分相似的青纱帐。许多年前的一天，人们在地里犁出了红烧土，考古专家认定，五千年前，这下面有一座炊烟袅袅的村庄。此后，庄稼地虽还在照常的春种秋收，地头却多了一块石碑。

其实，郭家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始。向北走不远，还有于家村、刁家村、尹家村遗址。它们像小学生排队似地站在郭家村之后，属于四千年和三千年前的村庄。就是说，自郭家村开始，辽东半岛上的村庄便越来越密集。原住民很少，更多的是从海对面漂泊而来的移民者，他们在这里上岸后，以村庄的方式记下了自己的行走与停留。

所谓郭家村，实际上是现在的村庄。过去的村庄肯定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只是过去的名字现在已无从知晓。与小珠山遗址一样，郭家村也已经叫岁月给压扁了，单薄得像一页纸，上面没有文字，只有一些碎或未碎的陶罐、骨针、石斧、纺轮、鱼钩，以及别的什么，等着现在的人去抚摸，去分辨。

那一天，我在距郭家村不远的于家村遗址呆得时间最长。它东邻牧羊城，南面老铁山，西临渤海湾，坐落在一个半岛式的砬子上。那是有一年，考古专家在坨子头的一条壕埂上发现了红烧土，于是断言说，这壕埂下面是一个古村落遗址，只不过它比郭家村晚了两千年。

我发现，于家村现在的青堂瓦舍并没有盖在坨子头上，人们好像感觉出那里是一个必须空留出来的地方。这种退让无形中保护了这个隐藏在地下三千年的秘密。那天，我和考古所的朋友穿过于家村向砬子头走去。大概经常有人像我们这样穿来穿去，于家村人都把自家的狗牢牢地拴着，街上看不见一个男人，偶有几个妇女与我们擦肩而过，一点也不招摇，我们走我们的，她们走她们的，仿佛过去的于家村和现在的于家村，三千年的日子就像今天这样走过来的。给我的感觉，也许正是这种不吵闹，不喧张，正是这种平淡和木然，让那一条壕埂，在阳光下静止，在自然中老去。最后，让于家村成了遗址。

我看见，史书样的壕埂至今仍裸露在那面山坡上。没有做什么保护，还在充当一块玉米地的壕埂，将下面这一块地与上面那一块地错落成梯田的形状。在我眼中，这是一条壕埂，更是一面巨墙，它将几千年的岁月悬垂在这里，让我们抚摸和审读。我发现，泥土与树木一